

尋求靈魂的現代人

人與社會
名著譯叢

2

容格／著
蘇克／譯



尋求靈魂的現代人——

容格／著
蘇克／譯

人與社會名著譯叢②

尋求靈魂的現代人

原 書／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

作 者／Carl G. Jung

譯 者／蘇 克

發行人／王 榮 文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0714 汀州路 782 號七樓之 5

郵撥／0189456-1 電話／(02) 392-3707

傳真號碼／341-0760

排 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優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1990 年 5 月 16 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 授權契約係經由博達著作權代理公司（代表人：孟森）安排

售價 170 元（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出版緣起

王榮文

我們選擇「人與社會」做為叢書的名稱，其實已經自我供認了編輯工作的概念與目標。

大體上，我們希望忘掉科門的界限，以「人」為中心，向兩端探索，一端看「個體的人」，一端看「羣體的人」。

在個別的人這邊，不管是把人做為一種生物，還是做為一種精神現象，我們都企圖將它們納入理解人的光譜之中。在羣體的人這邊，不管是人羣的生產行為、政治行為、或其他社會行為，都在我們意欲探知之列。在這樣的編輯概念下，一本在學科分類上分屬於社會生物學、行為科學、哲學人類學、精神分析學乃至於傳統的政治、社會、經濟諸學科的著作，都有可能收入此一叢書。——如果這樣的工作概念能夠免於泛無依歸，當然必須我們緊守「人的研究」的前提，考量呈現其多面性，卻同時要求其「突破性」的成就。

這部《人與社會名著譯叢》和我們前此出版的《比較文化叢書》一樣，一部分譯著成績來自中國大陸（主要是貴州人民出版社），另一部分則來自我們編輯工作同仁的選擇；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整合，能較快將此一主題的世界成績表現出來。對個別翻譯作品的來源，我們會在版權頁上詳細標示出來。

英譯者序

在過去十年裏，從各個方面傳來的信息都映證了這樣一個事實：西方世界正面臨一個精神上的再生，我們的人生觀正發生著根本的改變。經過長時間的向外擴張之後，我們又一次開始反觀自身了。大家都一致承認，昔日對事實本身的興趣，的確已漸漸轉移到事實對我們每個人所具有的意義與價值方面。然而，一旦涉及不同的人對這一轉變所懷抱的希望時，大家便各持己見，尖銳的衝突也接踵而來。

堅信宗教啓示的人認為，這一即將來臨的新生乃是天主教或新教的復興。他們目睹千百萬人潮水般地重新回到教會的懷抱，眼見他們飽經戰後苦難與幻滅的心靈在那裏得到撫慰，並從那裏學會了如何超脫混沌一團的苦海，自然會認為，重新恢復對基督教的信仰，將使我們回到一條確定的人生道路上，會使世界重新獲得生氣與靈感。另一些人則認為，這種新的人生態度只有在徹底摧毀了宗教以後才能建立。他們說，宗教是愚昧野蠻的產物，必須以一個新的、持久不衰的「啓蒙」時期來取代它的位置，讓人類只把他們的知識，尤其是經濟學知識和技術知識，用在正路上。這樣，貧窮、愚昧、貪婪等鬼怪就會銷聲匿迹，人類就會重新回到他失去的樂園。在他們看來，這種精神的新生將只發生在理性的王國，知識分子於是成了人類命運的主宰。

對於人類心理的下一步進化這一重大問題，還存在著許許多多的觀點，而每一種可以想像得出的觀點都能夠在傳統信仰和戰鬥的理性主義這兩個極端的中間找到它們的影子。持這種中間態度的人知道，

他們已經超越了那代表著基督教的教會，但他們還不至於否認，一種對人生的宗教態度與一種對科學的真實信仰，對他們來說同樣是不可缺少的。這些人如同體驗肉體那樣生動地體驗過靈魂，也如同體驗靈魂那樣生動地體驗過肉體。靈魂對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各種形式既非傳統神學所能解釋，也非唯物主義所能解釋。他們不希望將他們從內心感受到的那種真正的虔誠，同理性予以讚許的科學態度相互割裂開來。他們深信，如果能對他們自己精神的內在作用獲得更多的認識，對支配著心理的那些微妙但卻無比明確的規律獲得更多的認識，他們就能夠取得一種新的態度。這樣就既無需倒退到遮遮掩掩的中世紀神學那裏去，也無需葬送在十九世紀意識形態的幻覺之下。

容格正是針對這些人，在用他那令人信服的語言說著話。作為精神治療專家和分析專家，他在多年的實踐中獲得了有關靈魂的知識。他並不迴避他那異常困難的任務，即將這些知識進行綜合，以便使它們能為每一個人所理解和應用。對於現代人正在痛苦地進行摸索的心理，他提供了有關其本質和功能的線索。他提出的觀點是對我們精神的挑戰：每一個在其內心深處感受到一種衝動——一種要超越自己傳統的衝動——的人，都會在這一挑戰的面前作出積極的反應。

除一篇以外（即〈佛洛伊德與容格的對比〉），這個集子中的所有文章都是曾經發表過的講稿。其中有四篇德文原稿散見於各種出版物上，其餘各篇連同另一些文章早已收入一本英文選集中。我們感謝拉斯羅夫人（Mrs. Violet de Laszlo）就〈心理治療醫生與牧師〉一文所給予的許多建議，及容格博士和容格夫人閱讀了部分譯稿並給予指教。

加利·貝因斯

蘇黎士，1933年3月

目 錄

英譯者序	i
第一章 夢的分析之實際應用	1
第二章 現代心理治療的問題	31
第三章 心理治療的目標	61
第四章 心理學的類型理論	81
第五章 人生諸階段	103
第六章 佛洛伊德與容格的對比	125
第七章 古代人	137
第八章 心理學與文學	165
第九章 分析心理學的基本假設	187
第十章 現代人的精神問題	209
第十一章 心理治療醫生與牧師	237

第 1 章

夢的分析之實際應用

在心理治療中，應用夢的分析至今依然還是一個衆說紛紜的問題。許多醫生發現這一方法在治療神經症的過程中是不可缺少的，因此他們對夢中的精神活動賦予了與意識本身同等的重要性。但有的人則恰恰相反，他們對夢的分析究竟有多大價值提出了質疑，並認為夢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心理副產物而已。

顯然，如果一個人堅持認為無意識在神經症的形成過程中起著主要的作用，那麼他就勢必會把夢看作是無意識的直接表現而賦予它以實際的意義。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他否認無意識的存在，或者認為無意識在神經症的發展過程中並沒有起到任何作用，那麼他就無疑會把夢的分析所具有的重要意義降低到最低限度。時至公元 1931 年的今天，繼卡魯斯^①形成了無意識概念的半個多世紀以後，繼康德提出了那「朦朧觀念的不測之域」一個多世紀以後，繼萊布尼茲假設出某種無意識心理活動兩百多年後，更不用提雅內^②、弗勞諾伊(Flarnoy)和佛洛伊德等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了——然而就是在繼這一切之後的今天，無意識的真實性依然還是一個衆說紛紜的問題，這確實不能不令人感慨喟嘆。但我的意圖僅僅在於解決實際治療中的問題，因此我不想在此竭力捍衛有關無意識的設想；儘管我非常清楚，這一設想的榮辱盛

衰實際上就意味著夢的分析這一方法的榮辱盛衰。沒有這一設想，夢看起來就只不過是造化所施的一場惡作劇而已，只不過是一團由日常事件的記憶殘片所組成的混合體而已。倘若夢不幸真是這樣一種東西的話，那麼現在的討論就是毫無必要的了。只要我們準備對夢的分析這一問題進行討論，那麼我們首先就必須承認無意識的存在。這是因為，我們不是把夢的分析當作一種純粹的智力訓練，而是把它當作一種方法，以此揭示出那些迄今為止仍然還處於無意識狀態中的心理內容。由於這些心理內容與神經症有著因果聯繫，因此它們對神經症的治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任何人只要不接受有關無意識的假設，就必然否決了對夢進行分析的可行性。

如果根據我們的設想認為，無意識對神經症起著誘發性的作用，夢是無意識心理活動的直接表現，那麼從科學的立場來看，對夢進行分析和解釋的企圖就完全合乎情理了。我們可以指望，沿著這一方向所作的努力將遠遠不止使我們獲得一些治療的效果，而且還會向我們提供一種對心理因果關係的科學洞悉。然而對醫生來說，傾力研究治療法才是他的主旨之所在，而各種科學性的發現，最多只不過是他同時所獲得的一些令人喜悅的副產品而已。他是決不會因為為了揭示出心理的因果關係而感到有必要對他的病人施行夢的分析的。當然，他可能會相信，由此而獲得的對心理因果關係的科學洞悉具有治療法上的價值——在這種情況下，他就會把夢的分析視為他的一項職責。眾所周知，佛洛伊德學派認為，重要的治療效果是通過揭示無意識誘發因素而取得的——也就是說，把這些誘發因素向病人解釋清楚，由此而使病人意識到自己的病源。

倘若我們現在暫且認定我們對夢的分析所抱的這種期待是為事實

所確證了的，那麼我們就可以將討論限制在這樣幾個問題上，即：對夢的分析是否能使我們發現神經症的無意識原因；它是否能獨立做到這一點，或者是否必須與其他方法聯合進行。我認為佛洛伊德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常識性的，我自己的經驗更進一步地證明了他的觀點，因為我發現夢經常能夠準確無誤地揭示出那些作為神經症誘發因素的無意識內容。最能做到這一點的通常是初期夢(initial dreams)——我指的是病人在治療剛開始時所敘述的那些夢。舉一則例子也許會有助於說明問題。

曾經有一個很有社會地位的人到我這裏來就診。他為一種焦慮感和不安全感所折磨，他抱怨時常感到暈眩，這種暈眩有時還會引起噁心嘔吐；並說感到頭很沉重，呼吸困難——這些完全是高山反應的症狀。他的事業非常成功，他憑著自己的雄心、勤奮和天才，從一個貧農之子的寒微出身一步步地爬了上來，最後終於獲得了重要的位置，擁有一切可以在社會上作進一步發展的機會。但正當他開始躋身上流社會時，突然患上了神經症。講到這裏的時候，這位病人不禁開始了那種老一套的感喟，並且同樣以老一套的話開頭：「正在這個時候，當我……」事實上，他所有的那些高山反應症狀非常切合他的特殊處境。他還把他前一晚做的兩個夢拿來向我請教。

第一個夢如下所述：「我又回到了我出生的那個小村莊。有些從前一道和我上學的農民孩子聚在一起，站在街上。我從他們面前走過，裝著不認識的樣子。我聽見其中的一個指著我說：『他不經常回我們村來。』」根本不需要任何解釋上的技巧就能夠看出和理解，這個夢暗指的是做夢者在其事業之初時的卑微處境。這個夢說得相當清楚：「你忘記了你是從什麼樣的下層開始發迹的。」

這是第二個夢：「因為馬上就要上路旅行，所以我搞得非常慌忙，到處找我的行李，但就是找不到。時間飛一般地過去，火車很快就要開了。最後我終於把東西收拾齊備了。我在街上一陣疾走，但又發現忘記了一個裝有重要文件的公文包。我上氣不接下氣地衝回去，終於找到了它，然後往火車站跑去，但卻感到難以前進。我用了最後的力氣衝上了月台，然而只看見火車已經霧氣騰騰地開出到調車場去了。火車很長很長，以一種奇怪的 S 形曲線向前奔跑著。這時在我腦裏出現了一個念頭：如果司機粗心大意的話，那麼他在開到直道的時候就會加速到全檔，而後邊的車廂仍然在彎道上，火車的速度就會將它們摔下軌道而造成翻車。當我正要高聲喊叫的時候，司機偏偏就打開了節流閥。後邊的車廂可怕地搖晃了起來，繼而被拋出了軌道。一場可怕的災難發生了，我被嚇得醒了過來。」

要理解這個夢所表現出來的情景，同樣也不是太困難的事。這個夢把病人急切想要進一步發展自己的那種狂熱勁描述了出來。既然火車前面的司機不顧一切地往前衝，他後面的車廂就必定會搖晃以至最終翻車——這暗示著某種神經症已經出現了。非常清楚，病人在人生的這一時期已經達到了他事業的巔峯——從一個低微的出身往上爬所作出的長期努力已經耗竭了他的力氣，他應該滿足於他的成就了。但他並不就此滿足，他為雄心驅使，還要去攀登對他來說已是力所不能及的成功的頂峯。神經症於是降臨到他的頭上了，以作為對他的警告。由於為某些原因所限，我不能夠對這位病人進行治療，我對他的處境的看法也不能使他滿意。結果，事情按夢中所示的方向迅速發展開來。他的野心被一些事業上的機會所刺激，因而試圖利用這些機會，但不料他如此猛烈地偏離了軌道，以至於現實生活中的「車禍」真的發生了。

根據這位病人的敘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推論，他的高山反應症狀暗指他不能再往上爬了。這一推斷為他的夢所證實了，他這種無能為力的狀態已作為一個事實而表現在夢中。

這裏我們遇到了夢的一個特徵：在討論夢的分析是否能用於治療神經病時，我們必須首先對這一特徵進行考慮。夢向我們描繪出一幅主觀狀態的真實圖畫，但意識卻否認這一狀態的存在，或者不過是萬分勉強地對它予以承認，病人意識的自我是看不到那些使他不能穩步前進的原因的。他繼續掙扎著前行，決不承認那為以後的事件所明白昭示的事實——他實際上已經處於山窮水盡的地步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聽任意識的支配，就總會疑慮不定。從病人的回憶中我們可以得出相反的結論來。就算是一位士兵，畢竟他也可能在自己的背包裏揣著一根元帥的權杖；許多貧窮的農夫的兒子同樣獲得了最高的成功。為什麼我的病人就不能這樣呢？既然我的判斷可能會有錯誤，我的猜測為什麼就應該比他自己的猜測更可靠一些呢？這時夢出現了，它表現出了一個不受意識觀控制的無意識的心理過程，它呈現出了主觀狀態的真實狀況，它不顧我的猜測也不顧病人的觀點，它不管事情應該是什麼樣子，而只是直截了當地道出事物存在的原狀。因此，我把夢放在與生理事實同等的位置上，並把這一點作為一條規律。如果發現尿中有糖分，那麼尿中就是含有糖分，而不是含有我可能會預料的蛋白質或尿膽素或其他什麼東西。這就是說，我把夢看作是對診斷極有價值的事實。

夢向我們提供的情況超出了我們所希求於夢的情況，這正是夢的特點。上述所引的例子就是如此。它們不僅使我們深刻獲悉了神經病的原因，而且還向我們提供了一種治療預後(prognosis)。更為重要的是，

它們還指示我們治療應從何處開始。那位病人必須被阻止，以使他不
要全力向前衝。這正是他在夢中告誡他自己的事情。

目前，讓我們暫且滿足於這一提示，重新回到夢能否使我們解釋
神經病的原因這一問題上來。我已經引證了兩個實際上做到了這一點
的夢，但我也同樣可以引證許多做不到這一點的初期夢，儘管它們也
非常清澈透明。現在我還不希望考慮那些需要求助於分析和解釋的夢。

關鍵之處在於，有些神經病的實際根源只有在分析的最後才能為
我們所發現；還有一些情況則是，即使我們發現了神經病的根源，也
毫無益處。這使我想起了上述佛洛伊德的觀點，即為了達到治療法
的目的，有必要使病人意識到導致了他的神經紊亂狀態的因素——這一
觀點其實只是稍作修改後重彈創傷理論的老調而已。我自然不會否認
許多神經病都有一個創傷性的根源，我所爭議的僅僅是這個觀點，這
個認為一些神經病都具有創傷的性質並且無一例外都來自於童年時期
的痛苦經驗的觀點。這一觀點導致了一種從因果關係著手的解決方法，
醫生必須將其全部注意力都集中於病人的過去，並且永遠都必須問「為
什麼？」而忽略了「目的何在？」這一同樣貼切中肯的問題。這對病人來說
常常是極其有害的，因為他被迫從他的記憶中——也許越過多年的時
間間隔——去搜尋一個假設的童年事件，而與此同時，一些具有直接
重要性的事物則被明顯地忽略了。純粹從因果關係著手的方法是一種
非常狹隘的方法，無論對夢的真正意義還是對神經病的真正意義，它
都極難作出正確的評價。如果一個人僅僅是為了從夢中去發現神經病
的隱秘原因，那麼他無疑懷著一種偏狹的傾向；因為他將夢的實際貢
獻的更大的一部分拋棄一旁，置之不理。我所引證的夢確實是明白無
誤地展示出了神經病的病源因素，但非常清楚的是，它們同樣提供出

了一種預後，或者說提供出了一種對未來的預測，並且還暗示了施行治療所應遵循的道路。我們還須進一步牢記心中的是，有一大部分的夢並不觸及神經病的原因，而是牽涉一些極不相干的事情——例如病人對醫生的態度。爲了對這一點詳加闡釋，我想在這裏舉出同一個病人所做的三個夢。她輪流請教了三個分析醫生，這三個夢是她分別在三次治療開始時做的。

第一個夢是：「我必須越過國界以進入另一個國家，但卻沒有人告訴我邊界在哪裏，我自己也找不到它。」這個夢以後的治療沒有成功，很快就中斷了。

第二個夢如下所述：「我必須越過國界。這是一個很黑的夜晚，我找不到海關。在尋找了很久以後，我注意到遠處有一小點燈光，於是我想國界就在那邊。但要到那邊去必須穿越一道山谷和一片黑林，在那片黑林裏我迷失了方向。隨即我注意到有人和我在一起，這個人像一個瘋子一樣猛然抓住我，我被嚇得醒了過來。」幾週以後，這次治療也停止了，原因是分析醫生所採用的無意識自居治療法(Unconscious identification)使她全然暈頭轉向。

第三個夢是在病人轉到我的手中後發生的。內容是這樣：「我必須越過國界，或者無寧說我已經越過了國界，發現自己是在瑞士的海關裏。我只帶了一個手提包，因此相信沒有什麼可以申報的物品。但當海關官員將手伸進我的手提包裏，卻拖出了兩床尺寸最大的床墊，這真使我驚奇萬分。」在我這裏接受治療的期間病人結了婚，但她猛烈地抵制走這一步。她那種神經病似的抵抗的原因在幾個月以後才暴露了出來，但在這些夢中卻沒有出現一點暗示。這些夢毫無例外都預見了她將在前往就診的分析醫生那裏會遇到的困難。

我還可以舉出許多與此類似的夢來，但這些已經足夠了。它們可以說明夢也可能會是預示性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以純粹因果關係的方法來對待它們，它們就會失去其特殊的意義。這三個夢清楚地指明了分析治療的境況，倘若要想達到治療法的目的，正確地理解這種境況是極其重要的。第一個醫生理解了這種境況，把病人送到了第二個醫生那裏。在第二個醫生那裏，病人從她的夢中得出了自己的結論，並決定離開了。我對她的第三個夢所作的解釋使她大大地失望了，但她顯然受到了鼓勵，決心不顧困難繼續下去，因為她的夢向她報告說，邊境已經通過了。

初期夢通常清楚明瞭得使人驚異，但當分析工作向前推進時，夢很快就變得不再清晰了。如果情況例外，夢還是保持著它們的清晰性，那麼我們可以斷言，分析還沒有觸及到人格最重要的領域。作為一條規律，夢在治療開始以後不久，都要減弱其清晰度而變得更加模糊，對夢進行解釋也會隨之而變得日益困難起來。解釋工作之所以會越來越困難，如果據實直言，那麼更進一步的原因就在於：解釋工作很快就能達到某種程度，但在達到了這種程度之後，醫生卻不能夠對整個形勢作出全面的理解。事情的真相正是如此，因為，如果要說這些夢是不可理解的，那麼這只不過是反映出醫生的主觀想法而已。沒有任何事物會模糊得令理解力不能企及；只有當我們理解失敗的時候，事物才會顯出深奧難解、混亂無端的樣子來。夢自身是清晰的——也就是說，它們正是在特定的情況下所必然會出現的那種形式。如果我們在以後的某個治療階段回頭再看這些「難以理解的」夢時，或者事隔多年以後才回過頭來看它們，我們常常會對我們當初的盲目無知大為驚異。當分析向前推進時，我們確實要碰到一些較初期夢遠為模糊晦澀

的夢，但醫生卻不應該過於肯定地認為這些後期夢真是那麼亂七八糟，或者過早地責備病人有意抵抗。他最好把這種情況看作是他自己越來越不能理解整個治療形勢的一種迹象。如果一個心理治療醫生能夠承認投射作用(projection)並且承認自己的困惑與混亂的話，那麼他就會做得更好一些，因為，在病人的奇怪行為面前真正變得越來越迷惑混亂的正是他自己的理解力。但情況即使如此，心理治療醫生還是傾向於說病人是「混亂的」，因此，為了治療的目的起見，分析醫生承認自己常常缺乏理解力這一點具有高度的重要性，因為對病人來說最難以忍受的事情就是老是被醫生理解過去又理解過來。由於病人在任何情況下都過於依賴醫生方面的某種神秘的洞察力，這無疑是投合了醫生的職業虛榮心，從而為他設下了一個危險的陷阱。病人在醫生的自信及其「廣博深刻」的理解力中尋求庇護，由此而失去了一切現實感，陷入了一種頑固的移情作用(transference)之中，從而阻礙了治療的進展。

理解顯然是一種主觀的過程。它可能是非常片面的，如在醫生理解而病人卻並不理解這樣一種情況下。在這種情況下，醫生有時感到有責任說服病人相信，但如果病人不讓自己被說服，醫生就會指責他是在進行抵抗。當我完全理解的時候，我發現此時著重強調我自己缺乏理解是一種明智的方法。相對來說，醫生理解不理解並不是那麼重要的，一切都取決於病人的理解與否。真正所需要的東西是醫生和病人雙方的共同一致(mutual agreement)，這種一致是雙方聯合反省(joint reflection)的結果。倘若醫生從某種教條的立場出發對夢進行歪曲的理解，並且作出一種理論上正確但卻不被病人同意的判斷，那麼這種理解就是片面的，因而也是危險的。只要這一判斷在這方面失敗了，它在實際的意義上也就不會是正確的；而且，從另一種意義上來看，這

一判斷也是錯誤的，因為它對病人的實際發展作出預測並且因此阻礙了這種發展。如果我們把一個事實反覆灌輸給病人，我們觸及的不過僅僅是病人的大腦而已；但如果我們幫助他在他自己的發展過程中自動地認識到了這一事實，我們就觸及到了他的心靈，這樣帶來的影響將更加深遠，效果將更為強烈。

當一個醫生的解釋僅僅基於一種片面的理論之上或一種預先構想的觀念之上時，他說服病人或取得治療效果的可能性就必然會主要地依賴於暗示法。對於暗示法的效果，我希望任何人都不要自欺欺人。暗示法本身是不應該受到蔑視的，但它有嚴重的局限性，並對病人的性格獨立性有非常糟糕的影響。一個從事於實踐活動的分析醫生也許應該相信意識擴展(the widening of consciousness)的意義和價值——使用意識擴展一語，我指的是把人格中原來處於無意識狀態的那些部分揭露於光天化日之下，並用意識來對它們進行區別和批評。這項工作需要病人正視自己的問題，並將極度依賴於病人的判斷力和決斷力。它絕不亞於一種對倫理道德意識的挑戰，絕不亞於一個必須以整个人格來響應的戰鬥號令。所以，以個人發展的問題而言，分析的方法較之以暗示法為基礎的各種治療法顯得更為高明一些。這是一種在黑暗中起效應的魔法，它決不對人格作道德上的要求；而以暗示法為基礎的治療法則只是一些自欺欺人的權宜之計，它與分析療法的原理互不相容，因此應該避免使用。暗示自然是能夠避免的，但也只有當醫生十分清楚地意識到了暗示的各種後果時，才能做到這一點。除此之外，在衆多的情況下還存在著多得難以計數的無意識暗示。

分析醫生如果希望排除掉有意識的暗示，那麼他就必須考慮他對夢所作出的任何無效的、不能贏得病人贊同的解釋。他必須不斷尋找，